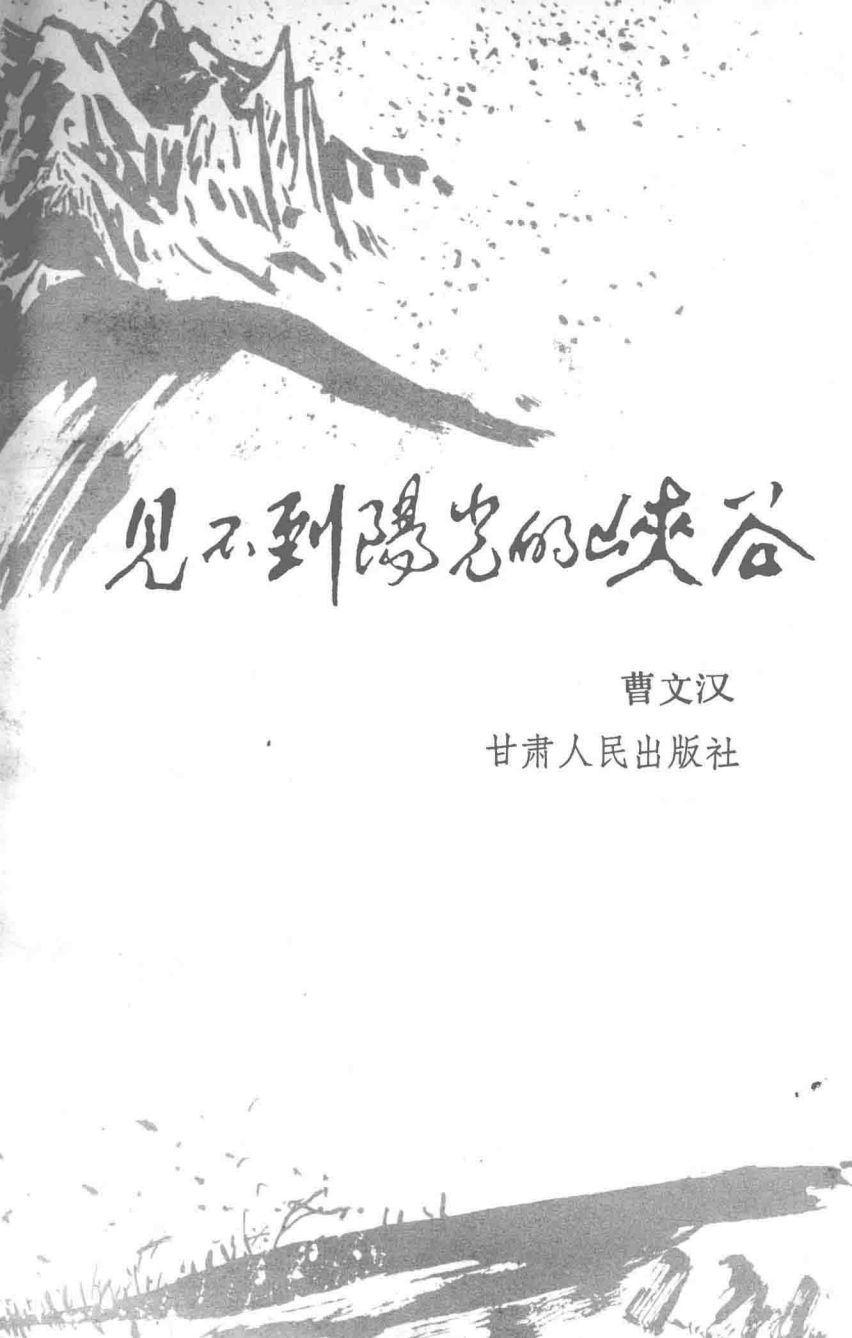


見不到陽光的山谷

曹文漢

十月
版社





見不到陽光的峽谷

曹文漢

甘肅人民出版社

见不到阳光的峡谷

曹 文 汉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兰州第一新村51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5.375 插页1 字数100,000
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5,965

书号：10096·375 定价：0.61元

内 容 简 介

中国工农红军长征，是举世闻名的伟大革命战争史上极其光辉的一章，红军西路军渡河西进，亦是这部悲壮史诗中不该缺少的一页。这部中篇小说，描写的就是鲜为人知的西路军少年先锋营的英雄少年指战员们，为了美好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，在辽阔的河西走廊，在莽莽的祁连山中，与敌人浴血奋战，用自己鲜红的热血和宝贵的生命，谱写了一曲雄壮悲烈、艰苦卓绝的慷慨战歌。作品以凝重真挚的情感，赞美了红军少年战士的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；以简洁精炼的笔触，描绘了峥嵘岁月里惊心动魄的战斗画卷；以质朴粗犷的语言，刻画了大义凛然的英雄群像；以独特别样的手法，探索了小说创作的新蹊异径。小说题材新颖，故事性强，富有教育意义，值得青少年一读。

目 录

一、血战·····	(1)
二、茫茫戈壁·····	(13)
三、谁英雄·····	(27)
四、啊，大雁·····	(39)
五、离离原上草·····	(52)
六、死而复生·····	(59)
七、宁死不屈·····	(71)
八、牛皮绳套子·····	(84)
九、无底洞·····	(95)
十、比武场上·····	(107)
十一、杀一儆百·····	(121)
十二、阴谋·····	(131)
十三、杀出祁连山·····	(143)
十四、太阳出来了·····	(154)

一 血 战

西北风卷着鹅毛大雪，刮得昏天黑地。蜿蜒起伏的祁连山，荒凉的千里河西走廊，被铺天盖地的大雪吞没了。

天刚麻麻亮，城下的机关枪又哒哒哒地叫起来了。

这是一九三七年元月初的一天。坚守在城头上的工农红军少年先锋营，配合主力部队，同敌人已经血战了五昼夜。教导员吴大成牺牲了，他们跟主力部队的联系，被敌人切断了。这支年龄大都在十四五岁的少年红军，在孤军奋战。

自从马匪帮包围了这座祁连山下的古城，战士们一直死守在城头上。这些日子，他们没有吃过一口热饭，也未曾安安稳稳地合一眼。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冲上来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打下去。这样的拉锯战，从黎明打到傍晚，又从傍晚断断续续地打到天亮。皑皑的积雪和断壁残垣上，洒满了战士们的鲜血。

城垛后面的战壕里，半卧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红军。他抖一抖身上的雪花儿，想爬起来。可是，他的两条腿就象没有知觉的木头棍子，说什么也不听使唤。他伸手一摸，这才发现自己的膝盖已经粘在雪地上了；要不赶快爬起来活动活动，这两条腿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
这个浓眉虎眼的少年红军，名叫石山竹，是少年先锋营营长。他个头不高，却长得十分结实。腰里斜挎着一把乌黑锃亮的驳壳枪，看上去真是又威武，又精干。教导员吴大成牺牲以后，压在他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。以往，他爱说爱笑，高兴时还喜欢唱几句江西老家的山歌，可这些日子，他好象变成了另一个人，两道黑森森的眉毛，总是锁得紧紧的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黑里透红的腮帮子也明显的塌下去了。战士们发现，每当战斗的间隙，或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一个人面对墙壁默默地沉思着，好象在苦苦地斗争，又好象陷入了深远的回忆之中。

作为一营之长，石山竹身上的压力有多大啊！自从和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，少年先锋营的二百多名小战士，都在眼睁睁地瞅着他。战士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他，把突围的希望也都寄托在他的身上。然而，形势对他们却越来越不利。持久的拉锯战，把他们的弹药消耗光了。不少战士的手里，只剩下了最后的几发子弹。一直舍不得用的手榴弹，全营也只有二十多颗了。全营二百多人的吃饭问题，更是困难。从昨天中午到现在，每个战士只分到一小把炒面。还有，不少红军小战士还穿着单衣单裤，有的甚至赤脚穿着从长征路上带来的草鞋……

“同志们，敌人又在给我们吹起床号了！”石山竹一边用手揉搓着冰凉的膝盖，一边招呼着身边的战士们：“快起来活动活动，小心粘掉你们的屁股蛋子！”

许多红军小战士，是从南方来的。他们还是头一回看到这样一场大雪，更没有尝过零下十几度严寒是个什么滋味儿。大家从雪地上爬起来，活动着麻木僵硬的四肢，嘴里叫

骂着：

“这鬼天气，诚心跟咱们过不去！”

“哎哟，我的屁股可真的粘在地上了……”

突然，敌人的一颗炮弹飞来，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在十米开外的城墙上爆炸了。弹片卷起砂石泥土，冲天而起。在弥漫的硝烟土雾中，一个名叫欧阳文生的红军小战士拍一拍身上的泥土，背靠城墙，又重新在膝盖上摊开日记本，把两寸多长的铅笔头放在舌尖上蘸蘸，继续写起了日记。他性格文静，为人诚实。淡淡的一双细眉下面，闪动着两只温柔明亮的眼睛。别看他只有十四岁，在二百多人的少年先锋营里，却是人们公认的知识分子。

“你也不看看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写日记！”一个个子瘦长的红军小战士走上前，用脚尖在欧阳文生的腿上踢了踢。他叫唐宝元，是少年先锋营里数得着的神枪手。少年先锋营跟随主力部队渡河西进以来，他的情绪一直很低落，后来一连打了几次败仗，他的怪话就更多了，又仗着自己枪法准、参军早、资格老，动不动就张口训人。那些刚入伍不久的红军小战士，都怕他三分。

欧阳文生好象没有听见，低着头，还是那样一笔一画地写着。他并不是怕唐宝元，而是认为根本没有必要跟这种人浪费唾沫。可是，唐宝元并不甘心这样走开。他把枪往城墙上一靠，在欧阳文生的面前蹲下来，瞅着那个巴掌大的日记本，叹了口气说：“我搞不明白，你一有空就写呀写呀，到底有什么用？眼下的情况这么紧，敌人真要破了城，不是又多了个麻烦！”

“什么麻烦？”欧阳文生抬起头来，用逼人的目光盯着

唐宝元。他觉得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，不能不讲明自己的观点。

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城下机关枪的叫声却越来越响。带着啸音飞来的炮弹，也一颗接一颗地在城头上爆炸。敌人在疯狂的火力掩护下，又开始攻城了。和每次发起攻击一样，敌人又摆开了“牦牛阵”。冲杀在最前面的是黑压压的民团，他们手持大刀长矛，“嗷嗷嗷”地嚎叫着，向城下蜂拥而来。紧跟在后面的的是马匪军，他们头戴狗皮帽，身穿羊皮袄，一手握着马枪，一手挥舞着明晃晃的鬼头刀。

“同志们，敌人又冲上来了！”石山竹高声呼喊，胳膊一扬，一颗手榴弹向城下飞去。

“轰隆”一声响，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。前面的马匪军倒下了一大片，后面的马匪从雪地上爬起来，又“嗷嗷嗷”地嚎叫着，象一群发疯的牦牛，向城下逼进。

一颗子弹飞来。举枪向城下射击的一个女战士身子哆嗦了一下，差点栽倒。她叫小妹，只有十三岁，圆圆的脸蛋上，有一对甜甜的小酒窝，那双水汪汪的眼睛，又黑又亮。在少年先锋营里，她是年纪最小的一名女红军。

“小妹，你怎么啦？”石山竹连忙跑过去，抱住了小妹。打从下雪的那天，小妹就感冒了。这两天又发起了高烧，石山竹几次劝她下去休息，小妹就是不肯。

“石营长……”小妹喘息着，只觉得天旋地转。她是个坚强的女战士。长征路过大雪山的时候，小妹掉进了几丈深的雪窝子，当人们把她扒出来的时候，她的全身都冻僵了。可她刚一苏醒过来，又跟上队伍前进了。

石山竹把她抱进战壕，揭起衣服一看，这才发现子弹穿

过肩膀，打断了小妹的锁子骨。殷红的鲜血浸透薄薄的夹袄，又顺着她的胳膊，从袖筒里流了出来。石山竹不由得一惊，失声叫道：“小妹，你负伤了！”说着，就要喊卫生员。

小妹连忙说：“石营长，不疼，我不疼……”

“小妹，你伤得不轻。”石山竹着急地说，“眼下正是吃紧的时候，你还是到城下去躲一躲！”

“营长，你留下我吧！”小妹的泪花儿在眼睛里打着转，“我还有一只手，我要给教导员报仇……”

“小妹，要服从命令！”石山竹虎眼一瞪，大声向城下喊道：“卫生员！”

腰里挟着急救包的卫生员陈雪儿，这时候正在城墙脚下的一条小路上，踩着软绵绵的积雪，一步一滑地向城头上走来。今天一早，陈雪儿就给战士们弄吃的去了。现在，她一手拎着竹篮，一手提着一只黑油油的瓦罐，高高兴兴地往前走着。别看她挟在身上的那只急救包总是擦得亮闪闪红艳艳的，其实里面连一条象样的绷带也找不出来。这个十四岁的红军女战士，性格温柔，心地善良，弯弯的眉毛下面，有一双含情动人的眼睛，这使她俊俏好看的模样儿，又增添了几分聪慧和文静。

听到石山竹的喊声，陈雪儿连忙加快了脚步。竹篮里仅有的这点青稞面烤饼，还有黑瓦罐里的小米稀饭，是城里的穷苦老百姓舍不得吃、舍不得喝，送给红军小战士的。

战斗越来越激烈。城下的枪声和炮声，响成了一片。失去了目标的子弹就象断头苍蝇，在城头上乱飞乱撞。陈雪儿猫着腰，一路小跑着向前沿阵地赶去。

突然，一颗流弹飞来，从陈雪儿手里的黑瓦罐上擦过。只听得“当啷”一声，黑瓦罐破成了两半，小米和麸皮熬成的稀饭，全都撒在了雪地上。陈雪儿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，连忙跪下来用手去捧。热烫烫的小米稀饭已经溶入残雪，化成一滩黄褐色的雪水。

陈雪儿拣起破瓦罐，真是又恨又急。她想到战士们这些日子勒紧裤腰带，卧雪抗击着敌人，伤心得流下了眼泪……就在这当儿，又传来了石山竹的喊叫声。

陈雪儿连忙擦干眼泪，拎起竹篮，快步来到小妹的身边。陈雪儿替小妹包扎好伤口，又把她背到城墙脚下的一只土窑洞里，脱下自己的军装给她披在身上。然后又折回身来，双手捧起了那只盛烤饼的竹篮。

陈雪儿好象不相信自己似的，一连数了两遍竹篮里的青稞面烤饼。不多不少，只有碗大的九个。全营二百多名红军小战士，就这么一点干粮，够谁吃啊？她想来想去，只好平均分配了。她拿起一块烤饼，端详着，先把它一分为二，接着再分成两半。直到把一块烤饼分成八块、十六块……这才提起竹篮，向坚守在前沿阵地上的战士们走来。

陈雪儿把一块块象核桃那样大小的烤饼，小心翼翼地送到每个战士的手里。有的战士顾不上吃，她就直接把烤饼喂进他们的嘴里。

一个虎头虎脑的小战士，已经咬了一口嘴里的烤饼，却又连忙吐出来，放在手里贪婪地瞅瞅，笑着说：“香喷喷的烤饼啊，我要把你留到最关键的时候再吃！”

这个说一口四川话的小战士，名叫尕猛。他从小给地主放羊，工农红军长征路过他们家乡的时候，他赶着地主老财

的两头牦牛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，总算撵上了队伍。可是教导员嫌他年纪小，个子又长得矮，不想收。尕猛二话没说，袖子一挽，拦腰抱住教导员，口里说声“倒”！脚下使了个放倒牦牛的软绊子，把个子比他高一头的教导员，放倒在草地上……

尕猛的手里，已经没有子弹了。他从裤腰带上抽出一根牛皮绳套子，又使出了当年给地主放羊时甩石头打狼的老办法，用石头蛋子还击敌人。敌人起先轻看了这个十分原始的武器，可一旦发现这些白亮亮的石头蛋子，就象长着眼睛似的专打脑袋瓜的时候，不由得害怕起来。

“尕猛哥，我来帮你拣石头。”

尕猛回头一看，发现是小妹。只见她脖子上挂着绷带，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，一颗一颗地拣着石头。

“小妹，谁叫你跑出来的？”

“尕猛哥，你就留下我吧，我给你拣石头，拣得多多的……”

尕猛忽然想起了什么，用手在口袋里摸了又摸，终于摸出了一样东西，原来是他没有舍得吃的那块烤饼。

“小妹，快吃上吧。”尕猛把烤饼送到小妹的眼前，关心地说。

“每人一份，我不能吃你的。”小妹坚决不要。

“你是伤员，应该照顾照顾。”尕猛诚恳地说。

“你要甩石头，还是你吃吧。”小妹说什么也不肯吃。

两人正相让着，身后的唐宝元说话了：“你们俩要这么客气，就干脆让我吃吧，我可早就流口水了……”说着，已经伸过手来。

“别着急，”陈雪儿提着竹篮子走向前，“你的在这儿啦！”

唐宝元接过烤饼，看也不看，就把它扔进嘴里大嚼起来：“真香啊！好几天水米不沾牙了，能不能再给一块……”不等陈雪儿开口，他又从竹篮里抓起一小块烤饼，塞进了自己的嘴里。

“哎呀，每人只有一块！”陈雪儿不高兴地瞪他一眼。

唐宝元嘻嘻一笑，油腔滑调地说：“多吃一块烤饼，就能多撂倒一个敌人……”扮了个鬼脸，又跳进了自己的战壕。

陈雪儿猫着腰，继续向前走去。竹篮里，只剩下了最后一小块烤饼。多么宝贵的一小块烤饼啊！陈雪儿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在手里，端详着，沉思着……现在，就剩下了哥哥和她还没有吃到烤饼。一想起哥哥，她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

“雪儿！”

陈雪儿扭头一看，正是哥哥陈铁儿。他半卧在掩体后面的雪地上，正用步枪向敌群射击。这个十五岁的红军战士，高高的个头，黑红色的脸膛，两道浓黑的眉毛下面，有一双虎生生的眼睛。虽说参军还不到一年，因为勤学苦练，已成为少年先锋营里数得着的神枪手。

陈铁儿打得正过瘾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一个马匪军应声栽倒在雪地上。陈铁儿用袖子擦一把脸上的汗水，眼盯着又冲杀上来的敌人，伸手去摸子弹。糟糕！他摸遍了子弹袋，也没有摸出一颗子弹来。

“哥哥！”陈雪儿来到陈铁儿的身边，“你看这是什么？”

陈铁儿刚一回头，陈雪儿又把手藏到了身后。她抿着嘴

一笑：“你闭上眼睛，把嘴张开。”

陈铁儿一下子就猜透了妹妹的心思。他笑着说：“别要花招了，快拿出来吧！”

陈雪儿把那一小块烤饼拿出来了。

陈铁儿瞅一眼妹妹，问道：“你的呢？”

“我，我吃过了。”陈雪儿一本正经地撒了个谎。

“我不信，你又在骗人！”

“谁骗你，下辈子变小狗……”

这兄妹俩从小失去了父亲，母亲千辛万苦把他俩拉扯到了十几岁。参加红军以后，哥哥体贴妹妹，妹妹心疼哥哥，兄妹俩相互勉励，共同进步，谁也不甘落后。

陈铁儿望着妹妹那一本正经的样子，相信了。他把烤饼丢进嘴里香甜地嚼着，又有点不满足地说：“嗨！这要是颗子弹多好，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个！”

是呵，这些红军小战士的手里，已经没有子弹了。他们只能用石头和砖块，向疯狂的敌人进行还击。敌人一看城头上的火力越来越小，连忙从雪地上爬起来，“嗷嗷嗷”地嚎叫着，向城下逼进。

督战队长翟占彪，左手握一把明晃晃的大刀，右手提一支短枪，紧逼在队伍的后面，大声吆喝着：“快冲啊，敌人已经弹尽粮绝了！……”此人是马匪头子——马步青的小舅子，二十四五岁，因为生性残暴，脸上又有几颗白麻子，人们送他一个外号：麻脸狼。

翟占彪的吆喝声未落，城头上飞来白亮亮的一颗石头蛋子，不偏不歪，正打在他的腮帮子上。麻脸狼疼得呲牙咧嘴，鲜血顺着他细细的长脖子流了下来。

“龟儿子！你再敢猖狂，我敲掉你的脑袋瓜子！”城头上，尕猛抚摸着自已心爱的牛皮绳套子，咧开嘴巴笑了。

翟占彪恼羞成怒，用手捂着火辣辣的腮帮子，歇斯底里地喊叫起来：“给我抓活的！谁先爬上城头，老子赏他十块大洋！”

敌人借着密集的火力掩护，开始在城墙上架设云梯。先是一架，紧接着又架起了一架。

石山竹和战士们搬起石头、砖块、瓦片，向云梯上的敌人砸去。轰隆隆一声响，面盆大的一块石头击中了一个马匪军的脑袋瓜，他身子摇晃着，栽下了云梯。又一个马匪军也被石头击中了脑袋，尖叫一声，从云梯上滚了下去。急红眼的敌人并没有后退，还是一个接一个地爬上云梯。

这当儿，敌人的一颗炮弹打着呼啸，向城头飞来。

“卧倒！”石山竹大喊一声，猛扑过去，用身子挡住了尕猛和小妹。

炮弹在他们的身后爆炸了。尕猛和小妹安然无恙，石山竹却负了重伤——弹片穿过他的肋骨，鲜血涌流……

“营长，营长！”战士们扑上去，抱住了石山竹。

陈雪儿连忙解下自己的一条裹腿，流着泪给石山竹包扎伤口。因为流血过多，石山竹脸色苍白，嘴唇发青。他把欧阳文生叫到身边，抓住他的手，吃力地说：“欧阳，不能跟敌人死拼了……你带领同志们，赶快突围吧！”

欧阳文生抱住石山竹，噙着眼泪说：“营长，你负了重伤，还是先送你下去吧……”

“欧阳！”石山竹喘息着说，“我，恐怕不能跟同志们一起走了……”

“营长，我们不能离开你！……”欧阳文生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了。在那艰苦卓绝的岁月里，在枪林弹雨的战斗中，石山竹营长跟战士们同生死、共患难，结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。在空气稀薄的雪山顶上，是石山竹咬着牙，把昏迷不醒的唐宝元背到山下，又用自己赤热的胸膛，暖开了他冻僵的双脚；过草地的时候，又是石山竹把自己分到的那份大麦炒面，偷偷地装进战士们的干粮袋里……

“石营长！”小妹哭着说，“要死，咱们死在一起……”

“傻丫头，为什么要想到死呢？……”石山竹把小妹拉到跟前，替她擦干眼泪，“赶快突围，找主力部队去……”

“营长，不能撤！”欧阳文生紧紧抓住石山竹的手，“就是拚，也要跟敌人拚到底！”

“敌众我寡，再不能死拚了……”石山竹十分吃力地喘息着，“欧阳，你带领大家突围吧……”

就在这时候，一小股马匪军已经从云梯爬上城头，和弹尽粮绝的红军战士展开了肉搏。

“同志们，赶快走吧！”石山竹的呼吸越来越困难了，“多杀出去一个人，就多留下一颗革命的火种……”

欧阳文生还在犹豫，他不肯丢下石山竹。离开了石山竹，少年先锋营怎么办呀？

“营长，”欧阳文生斩钉截铁地说，“就是背，我也要把你背出去！”

越来越多的马匪军，从云梯爬上了城头。英勇顽强的红军小战士端起刺刀、挥舞着长矛，跟马匪军在激烈地肉搏。枪炮声、喊杀声，响成了一片。

“欧阳同志，情况已经不允许了！”石山竹心急如焚。他挣扎着摸出最后一颗手榴弹，命令说：“我掩护你们，马上撤退！”

“营长，你……”欧阳文生哭了，尕猛和小妹也哭了。石山竹扶住城墙，颤巍巍地站起来：“放心走吧，我会对付他们！”

“同志们，跟我来！”欧阳文生带领战士们，难分难舍地离开了城头。

又有几颗炮弹，接连在城头上爆炸了。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隆声，城墙被炸开了一个豁口。城下的马匪军蜂拥而上，呐喊着，嚎叫着，向挺身而立的石山竹扑来。石山竹大喝一声，拉响了手榴弹的导火索。只听得惊天动地一声响，城头上血肉横飞，硝烟弥漫，工农红军少年先锋营的旗帜摇晃着，终于倒下了……